

【古典文学】

李清照的梅花情结

舒红霞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高格远韵之寒梅是李清照审美理想的最高典范,它真实地记载着作者丰富复杂的生命情感历程,是作者个体形象和内在精神的物化表现形态,也是作者精心营造的一个纯美境界——理想的人格、人类的挚爱、和平温馨的生活和美丽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梅花;生命;情感;理想;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2)01-0079-03

李清照对梅花情有独钟,其词作出现梅花意象有18首,占作品的十分之三,堪为古代女性咏梅之冠。清照的咏梅词呈现出封建女性对梅花审美认知中将自我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特质,梅花既是审美主体的隐喻和象征,又是美的理想和追求,它贯注着一条深切浓郁的感情洪流,记载着作者情感生命和人生沉浮的运动轨迹。根据作品抒情基调可以将其分为表现作者人生三个不同时期情感体验的时段。

第一时段:香脸半开娇旖旎,此花不与群花比

这一阶段咏梅作品抒写的是作者早期的感情生活,梅花意象蕴涵着作者对美好青春自豪、自信和淡淡的惜花伤春情怀。

《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是早期咏梅的代表作。词中描绘的冰魂雪魄、寒洁素艳、清丽娇美的梅花仙子,正是才华横溢豆蔻年华的作者形象的写照。梅花不事铅华的自然之态,超尘绝俗的洁美素质和不畏霜雪、秀拔独立的坚强个性,是清照对美好人格精神的追求和期待。早期咏梅作品虽也有伤春的惆怅,但也仅仅是青春少女常有的触景生情式的多愁善感和少妇独居的寂寞。两首题为《闺情》的词以落梅构成人物抒情的自然背景,抒发了少女、少妇独有的忧郁孤寂情怀。《浪淘沙·闺情》描写了因“不奈伤春”而瘦损腰身的少女形象,可这位少女却晚妆一新,在月的清辉、梅的疏影里,朱唇轻启,歌声婉转,

袅袅娉娉,宛如一抹浮动的云彩。她的伤春因缺乏具体人生内涵使人感到空泛和捉摸不定,实际上这是青春期少女敏感心理所导致的一种多愁善感的短暂情绪而已。因此,作品中“怅望瑶台”送归轮的少女呈现给人的是活泼可爱、充满幻想和追求的具有丰富艺术内涵的形象。《浣溪沙·闺情·髻子伤春慵更梳》却与此大不相同,依旧是淡云、清月、梅影的背景,但此时人物却因伤春“髻子”“慵更梳”,室内闲置的瑞脑熏炉、散乱的流苏斗帐标示着这位慵懒少妇伤春之内因,抒发了她孤人独栖、面对晚风落梅所引起的美人迟暮的伤春情怀。与《浪淘沙·素约小腰身》相比,《浣溪沙·髻子伤春慵更梳》有了伤春的内涵和厚度,情调也变得低沉了些,但仔细品味,作品底色还是比较清亮的,天空轻浮的淡云、时明时暗的月光与随晚风飘舞的白梅,共同构成一种清亮、动荡、迷离的室外氛围,既很好再现了少妇因相思而迷乱无奈的情绪,又冲淡调和了室内清寂、冷落的色调,使词的整体基调并不显得沉滞、寒冷和厚重。因此,它抒发的是作者婚后美满生活丈夫偶然外出的相思情,是甜蜜生活中韵味深长的苦涩情。在苦涩等待之后终于迎来了相聚的欢乐,《小重山·春到长门》是抒写与丈夫团聚的情怀。清照婚后不久,其父被列为元祐党人,随后即辞谢人世。清照迫于当时形势压力远离丈夫外出躲避,待情势缓解后才得以回

收稿日期:2000-11-06

作者简介:舒红霞(1963-),女,陕西淳化人,大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家团聚。这首词大约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作者通过对亲手栽种的江梅和庭院春色的描写,表现了初次体验人生磨难后对生活倍加珍惜和热爱的情感。此时作者已由娇嗔单纯的少女开始走向成熟,真正懂得生存的涵义。从青春少女到初为人妇,清照早期咏梅词摇曳着一个年轻女子旖旎的风情,多彩的梦想,甜蜜的爱情和幸福。

第二时段:莫恨香消雪减,难言处、疏影尚风流

这一时段咏梅作品弹奏的是作者婚后爱情旋律中不和谐音符,情爱疏远的内心忧痛是其主格调。

李清照与赵明诚志同道合的爱情是无可否认的,《金石录后序》中有关他们夫妇定期去相国寺购买金石书画,一起校对鉴赏以及归来堂赌书烹茶等生活细节的描绘,都令古今之人艳羡不已,但是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变化运动,感情也不例外。清照婚后几年里是温馨幸福的,但随着明诚离家外宦,两地分居的现实距离也拉大了感情距离,加之宋代经济繁荣而随之兴盛的歌舞伎艺和冶游成风的社会环境以及清照无子的残酷现实,都会成为影响这对琴瑟相谐伴侣的不和谐因素,因此,赵明诚有外宠或曾纳妾应在情理之中。早在80年代,陈祖美在其主编《李清照作品赏析集》前言中就持此观点,近年又不断有学者谈及[1]。由于资料有限以及清照作品写作年代无法确定,难以找到明诚纳妾的确凿证据,惟一留下蛛丝马迹的是《金石录后序》中记述明诚弥留之际情景时所用的典故:“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陆机集·吊魏武帝文》引《曹操遗令》有“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如果明诚无妾就不存在“分香”之事,此外别无旁证,然细细研读清照词作,明诚纳妾的观点是可信的。由于爱情不可共分享的性质,清照在受到第三者侵犯后,内心经历了巨大的创伤,她的几首咏梅词深刻揭示了她们内心深处这种隐秘的伤痛。

《玉楼春·红酥肯放琼苞碎》、《临江仙·庭院深深几许》、《瑞人娇·玉瘦香浓》词在怜梅惜香中蕴涵着作者自我怜惜的忧伤情怀。《玉楼春》以“不知蕴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显示了梅花不仅是以外在的香美取悦世人,更是以内在高洁品质和深厚涵养赢得礼赞。在梅花审美中投注着作者对自我的关注和认知。作者以“探著”这个表示人与外在环境达成和谐的动作来状写梅花,既传神写出了梅花小心翼翼悄然绽放的形态,又暗示其生存环境的艰辛恶劣。这正是作者现实生存状态的真实描绘。“未必明朝风不起”是作者对梅花也是对自己前途命运

的担忧。邀梅对饮行为是作者对现时青春的珍惜和消费,也是被人情冷落后在自然界怀抱和酒精麻醉中宣泄苦闷寻求慰藉。在《临江仙·瑞人娇》中,“深深庭院”中的“道人”度日如年,她渴盼蕙风丽雨春梅开枝头,又惟恐浓香散尽,她频剪南枝陶醉于“玉瘦香浓”又怜惜“芳姿”不知为谁凋损?从三首词反映作者好事无常的敏感心理推测,这是清照丧父后又一磨难;从“闷损阑干”,邀梅对饮的行为来看,清照是孤人独处,但却没有《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单纯缠绵的相思,也没有《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声声慢·寻寻觅觅》“欲语泪先流”的“凄凄惨惨戚戚”;从作者咏梅所抒发的感情体味,“道人憔悴春窗底”“但见包藏无限意”“为谁憔悴损芳枝”“玉瘦檀轻无限恨”“浓香吹尽又谁知”……强烈的自怜自惜中隐含着深深的幽怨和痛苦,这是作者独特美质被忽视、轻视后所导致的忧伤和无奈情绪。因此,这几首咏梅词抒发的不是单纯美人迟暮的惜花情,它是清照对父亲罹祸辞世灾难后又一痛苦的心理体验,是情爱天平失衡所引起的内心深处的隐痛。

《满庭芳·小阁藏春》将清照这种情怀表现得更为显豁。作者百无聊赖地点着篆香,看着日影从帘钩上逐渐下移,狭小闺阁因篆香烧尽、日影已过消失了惟一活动的景致,在孤寂中只有庭院江梅相伴。作者将自己这种恋梅情结比作“何逊在扬州”,说明寂寥生活是导致何逊也正是自己痴爱梅花的缘故。作者在赞美梅花高贵品质中属和着深情的怜爱:梅花虽然最终难逃腥风酷雨、花谢香消之命运,但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尘”也“只有香如故”。“莫恨”、“须信道”、“难言处”写尽了对梅花关怀备至的深情,有真诚的理解和安慰,也有亲切的鼓励和劝勉。作者在此融入了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花开花落是自然规律,莫要恨“香消雪减”青春不再,那“包藏无限意”的内在神韵是永远不会消减的。这是作者对个人价值的认识和评估,是对自己拥有内在精神美的自豪,也深隐着自己美的价值不被欣赏的遗憾和幽怨。这个阶段咏梅词已经脱尽前期的娇嫩、稚气和浪漫,历经人间风雨后作者心态转趋复杂,对青春的珍爱和未来前景的担忧,对生存环境的不满和人生的达观自信等等情绪交织一起,尤其是情爱疏远和自身不育的精神重负,都积在清照隐藏很深的内心,她不能抱怨也无法宣泄,只有在盘香缭绕的寂寞清昼、羌管幽怨的漫漫长夜,憔悴人独对庭院寒梅浅斟低唱,诉说着咀嚼着那份“难言”之隐曲和痛楚。正是这种独具个

性特质的生活体验和深刻细致复杂丰富的情感内涵,才使这一阶段咏梅词涵蕴深厚独具艺术魅力。

第三时段: 授尽梅花无好意, 赢得满衣清泪

这一阶段咏梅词抒写的是作者南渡后的情怀。山河破碎、怀乡念家之忧思,夫死家亡、飘泊流落之忧痛,汇聚成一曲忧冷、凄苦、悲凉的咏梅曲。

《菩萨蛮·风柔日薄春犹早》《诉衷情·夜来沈醉卸妆迟》《清平乐·年年雪里》这些词情调与此前相去甚远,梅的形象已发生质的突变,没有了“香脸半开”的旖旎之态,也没有了“红酥琼苞”的无限意蕴。虽然作者来到江南遍布水滨山野梅的故乡,而梅花只是留存在心灵深处故乡的缩影、爱情的音符和温馨美好生活的印迹。因此,作者晚年审美方式和审美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她不再对大自然充满生机的报春早梅感兴趣,而香消雪减之残梅却成了观照对象;梅花也大多脱离自然原生态,不仅成为作者头上的饰物还成为手中把玩之物。作者这种独特心理很值得玩味。古往今来凡是人最喜爱的东西才会被当作饰物,清照之饰梅自然属于此列,但值得注意的是清照此前咏梅词几乎没有写过她饰梅,当然我们从“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知道她早有饰梅爱好。究其原因饰梅在作者过去只是单纯爱梅,“饰”的意味较浓,作者晚年饰梅则是对以往生活的追寻和凭祭,通过饰梅方式试图使时光倒流重现其美好岁月,同时又以此形式为个体生命存在过程进行反省和总结。因人生内蕴增厚而使“妆饰”的意味几近消失。清照渡江时43岁已不是精心打扮的年龄,加之明诚去世四处漂泊也不会有心思来妆扮自己。从清照残梅妆里可以看出她是懒于打扮的:“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夜来沈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不但没有了前期晚妆的习惯甚至懒得卸妆。因此作者饰戴梅、把玩梅只是对故乡往事和前期生活的忆念:“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飘零江南梅乡,清照由异乡梅想到了家乡庭院亲手种植的江梅,想到了与丈夫踏雪赏梅赋诗“常插梅花醉”的情景,想到了落梅花

下娇歌软语的少年时光……这种有关梅的追忆更增添了现实中作者忧国思乡之愁,夫死家亡之痛,孤寂零落之苦,因此作者将难奈之悲情都倾注在梅花上:“更授残蕊,更捻余香,更得些时”“授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这与那个怜梅惜香的清照判若两人!在这“无好意”的揉搓、摧残梅花的反常行为中,凸现了清照历经人生巨痛后对生活憎恨、绝望心理。

《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寄予了作者对亡夫的伤悼之情。如泣如诉的《梅花落》笛声牵惹着作者去寻觅曾一起赏梅赋诗、品茗猜书的伴侣,但“吹箫人去玉楼空”,折来一枝寒梅寻遍人间天上却“没个人堪寄”!整首词从歌咏作者耳闻心想的曲中梅、心中梅到篇末推出人与梅花的形象特写:风雨如晦的背景,作者手持梅花,泪如雨落,寻寻觅觅,却只是凄凄惨惨戚戚……在此梅花与人合而为一,梅花已超越了其客体形态成为主体形象的载体,它既承载着作者丰富的情蕴深厚的精神——对丈夫的深沉情爱和精心营造的美好的女性心灵世界,又隐托着作者现实的客观存在“小风疏雨”中之梅花与泪下“千行”无所凭依之人物相互映衬,生动地再现了清照孤身流落江南的凄凉晚景。

清照晚期咏梅词已超越了梅花形影姿态、托物言志、比德象征的传统模式,超越了审美主客体间的界限,使梅升华为与人灵犀相通的生命整体,那鬓上的残枝,揉搓的残蕊,捧握手中的风雨梅,幽怨绵绵的梅花曲,都是作者内心世界永不凋谢的梅花。

梅不仅清晰地勾勒了清照生命情感跌宕起伏的脉络,更是一位伟大女性用自己心血精心营造的一个美好境界。它是作者审美理想的最高典范,是理想的人格、真挚的人类之爱、和平温馨的生活和美丽的精神家园,是作者自己形象的外化表征,也是人类一切美的综合仪态。

参考文献:

[1] 陈祖美.李清照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刘 欢]

Li Qingzhao's Sentimental Attachments to the Plum Blossom

SHU Hong-xia

(College of Humanit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1622, China)

Abstract: The plum blossom with noble and elegant quality is the highest model of Li Qingzhao's aesthetic ideal. It truly reflects her plentiful and complex course of life feeling. It's the objective expression of author's individual image and internal spirit. It's also a pure and beautiful state constructed meticulously by the author, which is full of the ideal human dignity, human's affection, the peaceful and warm life and beautiful spiritual homeland.

Key words: plum blossom; life; feeling; ideal; aesthetic